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九集

还珠楼主 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九集 第一章

- 念切蒸尝还乡求嗣子
舌如簧鼓匿怨蓄阴谋 1

第九集 第二章

- 射影喷毒沙平地波澜飞劳燕
昏灯摇冷焰玳天风雪失娇妻 22

第九集 第三章

- 雪虐风饕凄绝思母泪
人亡物在愁煞断肠人 42

第九集 第四章

- 悔过输诚灵前遭惨害
寒冰冻髓孽满伏冥诛 67

第九集 第五章

- 隔室庆重圆悲喜各殊遗憾在
深宵逢狭路仇冤难解忒心惊 89

第九集 第六章

- 地棘天荆阴谴难逃惊恶妇
途穷日暮重伤失计哭佳儿 112

第九集 第七章

- 临命尚凶机不惜遗留娇女祸

深情成孽累最难消受美人恩	136
第九集 第八章	
宝镜耀明辉玉软香温情无限	
昏灯摇冷焰风饕雪虐恨何穷	168
第九集 第九章	
强欢笑心凄同命鸟	
苦缠绵肠断可怜宵	196
第九集 第十章	
国土出青衣慷慨酬恩轻一击	
斋坛惊白刃从容雅量纵双飞	214
第九集 第十一章	
旧梦欣难温为有仙缘祛孽累	
更生迎如愿全凭妙法返真元	224
第九集 第十二章	
披毛戴角魔窟陷真娃	
惩恶除奸妖徒遭孽报	252
第九集 第十三章	
照怪仗奇珍冷冷寒光烛魅影	
行凶排恶阵熊熊魔火炼仙真	286

第九集 第一章

念切蒸尝还乡求嗣子

舌如簧鼓匿怨蓄阴谋

欧阳霜原本心感个郎略分相怜，情深意重，早就誓矢靡他。只为幼遭孤露，出身寒微，逐鹿者多，云泥分隔。晚秋母女，更是虎视眈眈，大有不得中止之势。现正寄人篱下，寡过尚难，何敢再生非分之想。心里只管热情似火，外表却狠着心肠，强自坚忍，装成一付冷冰冰的面目去对萧逸，背地却又临风洒泪，对月长吁，饮泣吞声，自伤薄命。后见萧逸相爱情愫，渐被晚秋看破，自己更是百般谨慎，端恭自重，终免不了晚秋的疑忌和迁怒，冷嘲热讽，受不尽的闲气。所幸黄母不知究里，晚秋心犹未死，深知乃母性情太刚，容易僨事，没敢明说，相待尚善。孤寒弱女，无所归附，只率勉强忍耐下去。待过两年，听说萧逸竟以才长智计，受全村推戴，不久便要选为村主，隐然全村表率，领袖群伦。知道村主一切均可便宜行事，无人敢于非议违命，当初定章，便是如此。萧逸服满，必要设法如愿，这才有了几分希冀。

过不几天，晚秋忽然向她刻意交欢，亲如姐妹。欧阳霜也是绝顶聪明，这三年中，早看出晚秋忌刻阴险，饶有阴谋作数，时刻都在小心防备，前踞后恭，言甘语重，料无好意，哪里肯上她的圈套。始终敬谨相对，言不及私。晚秋又要假惺惺，不肯自己开口，两下互斗了些时日心机，晚秋闻得萧逸因全村推戴，已定日内服满即真，知道这一作村主，必娶欧阳霜无疑。实耐不住，方始借口姐妹情长，不

舍异日分离，略露了点口气。欧阳霜仍装不解，含糊敷衍过去。第三天上，事便发作。欧阳霜听完黄母之言，虽知她事出负气，可是萧逸没有尊长，自己总算寄居在此，事须黄母主持，方为得体。难得她亲口说出，要省却不少碍难，真是再好不过。对头又不在家，百年良机，稍纵即逝，脸皮万薄不得，立时跪倒，口称自己寒微孤苦，听凭老夫人作主，一切惟命是遵，不敢说话。黄母也是气头火上，一心只想借此挖苦萧逸一场，不特毫未审计，连欧阳霜一句自谦的话也不说，都没见怪，当时便命人去唤萧逸前来。事有凑巧，萧、黄二家还有一个姓崔的表亲，名唤崔文和，品貌仅比萧逸略次，才干却不如甚远，苦恋晚秋已非一年。晚秋志大心高，自然看他不起，从不加以颜色。崔郎并不因此灰心，受尽白眼，仍是一味殷勤。偏生这日，正是萧逸正位村主的吉期。村中随隐诸老成人，有好几个都精推算星命之说，选立之先，早算出全村他年必有凶灾，只有萧逸可破，尤妙是当日如有红鸾天喜星动，更能化险为夷。事前曾劝过几次，萧逸只说日期未到，黄母年老多病，经卷药炉，常相厮守，不轻出门。晚秋隔夜就接到村中传知，一则不愿情敌得信欢喜，二则让萧逸知道这样喜事，全村长幼毕集，独心爱之人不来观礼，可见平日对他冷淡是真，毫无情义，好使灰心，因而就已。反正老年尊长，去否随意。欧阳霜恰好不在跟前，率性连老母和随身丫环一齐瞒过，以免泄漏。第二日一早，便赶往村中会场上观礼致贺。

到时还早，萧逸为示诚敬，业已先在，见晚秋独来，心头爱宠没有同临，心中已是不快。开口一问霜妹少时来不？晚秋又说了两句离间的俏皮话，萧逸心比镜子还亮，早就深知欧阳霜情深义厚，一到黄家，神情骤变，外冷内热，实有深心。只因晚秋监防太严，无法吐露衷曲，越发由爱生怜，情根日固。这几句话怎能动摇，料定又是晚秋闹鬼，微笑一声，便自走开，去和别人周旋，不再答理晚秋。因

萧逸素来温文有礼，一旦做了村主，立时改了脾气。自己几曾受过这等无趣，正没好气，冤不逢时，崔文和走来，看见晚秋，赶前招呼。晚秋一赌气，想做些神气给萧逸看，故意假他一些词色。崔文和自然受宠若惊，喜出望外。晚秋和他胡乱谈了一阵，挨到礼成，席也不入，便要崔文和和三五个同辈姐妹兄弟，同往后村近崖一带，猎雉行乐。崔文和哪知她的用意，为讨她欢心，还把那几人也强劝拉走。好在人众席多，走了几个人，谁也没有留意。这一来谁知弄巧成拙，她这里前脚刚走，黄母便命丫环来唤萧逸就去。村中那些长老原知萧、黄二家曾有婚姻之议，这里村主就位，黄家不会不知。忽然急告，疑与婚事有关，巴不得当日能够红鸾星动，应了卜吉。一寻找晚秋，却又不曾在场；阴错阳差，又料断了几分。不但力劝萧逸去后再来入席，反暗举出几名老成陪同前往，以促其成。

萧逸明见晚秋随人走往后村，没有回家，姑母忽然有忽事相召，恐欧阳霜受了晚秋欺负，出了事故，心甚悬念。只因大礼甫成，全村人物在场，未便离开，乐得就此下台。匆匆赶去一问，竟是为了欧阳霜和自己婚事。虽甚如愿心喜，因看出姑母语带讥刺，词色不喜。正在盘算答话，那几名长老，闻言方悟萧逸以前坚拒婚事，原来在此而不在彼，极欲其成，以应征兆。见他沉吟不语，知有允意，便和黄母说了全村人众想望，与今日红鸾星动得太巧，必主大吉，事应即办，立索欧阳霜八字占算，又是大吉之兆，本日举行行礼，尤其好到无以复加，格外高兴。一面命人通知会场暂缓入席，速请几名老少妇女，带了新人衣饰，前来助妆，就着现成灯彩，略为加例添办，即日举行。黄母虽然忌忿，也说不上什么来。萧逸、欧阳霜自是心满意足，全听众人主持办理，不发一言。

村中人多手众，百事皆备。应吉从权，纳采迎娶，俱是即时举办，仍然依礼而行。不消多时，便自停当。细乐前导，鼓吹入场。新

夫妇行礼如仪，欢喜临门，又认是全村祸福所关，少长咸集，掌声雷动，人人有喜，称为从来未有之盛，只黄家几个人向隅而已。黄母等事已促成，方想起女儿素常娇惯，此乃心志所属之人，岂不使之难堪！本想羞辱萧逸一场，再使他长受村人非议，不料村人对他如此爱戴，百事随心，全无非是，仅因自己促成其事。女儿久出不归，必为此事伤心难过，这是如何说起？深悔冒失，事未三思，越想越伤心，自己推病，也未到场。新夫妇走后，她恐女儿气出病来，正要命人寻回，黄晚秋在后村正自心烦，遥闻鼓乐繁喧，笑语如潮，做梦也未想到这一段。后来听出鼓吹有异，方觉奇怪，同行人中忽有家人寻来，说村主成婚，谨往致贺，这才大惊。一问是谁，不由一阵头晕眼花，几乎不能自制。幸是身倚石上，没致晕倒。来说罢，同行诸少年男女谁不喜事，一窝蜂都赶了去。只剩黄晚秋一人，倚坐危石，踽踽凉凉，百感俱生，半晌做声不得。

女子心性本仄，加以会场上笙歌细细，笑语喧喧，不时随风吹到。怅触前尘，顿失素期，冷暖殊情，何异隔世，越发入耳心酸，柔肠若折。想到难堪之处，只觉一股股的冷气，从脊梁麻起，由头顶直凉到了心头，真说不出是酸是辣是苦，伤心至极，忍不住眼皮一涨，泪珠儿似泉涌一般，扑簌簌落将下来。正在哀情愤郁，顾影苍茫，悲苦莫诉之际，忽听身后似乎一人微微慨惜之声。先时喜讯一传，只见同来诸人，纷纷喜跃，狂奔而去，只当人已走尽，不料还有人在，忙侧转脸一看，正是素常憎为俗物的崔文和站在身后，两手微微前伸，满脸俱是愁苦之容。见晚秋一回头，慌不迭的把手放下，神态甚是惶窘，好似看见自己悲酸，想要近前抚慰，又恐冒犯触怒，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景。晚秋见他潜伺身后，不禁生气，正要发话，秀目一瞪，大颗泪珠落将下来，正滴在手臂之上。猛想起适才心迹，必被看破，心一内愧，气一馁，嘴没张开。同时看出他眷注自己情深若渴之

状，万分失意之余，忽然有人形影相随，不与流俗进退，又是这等关心，心更软了好些，不禁把头一低，满腹情绪，繁如乱丝，也不知说什么好。

崔文和虽然才能不及萧逸，只是晚秋眼界太高，不作第二人想，因而看他不起。论人品本非庸俗一流，加以天生情种，心思甚细，惯献殷勤，哪还会看不透的道理。众人闻喜散去，独留原具深心。他苦恋黄晚秋已非朝夕，只为萧逸珠玉在前，明知非敌，尚欲以坚诚毅力排除万难，相与逐鹿，何况有机可乘，哪不喜出望外。先见晚秋悲苦不胜，知她情场失意，立时动了心机，这些举动，固是情发于中，却也不免有一半做作在内。初意此虽绝世良机，但是晚秋素来厌薄自己，并看出今日相约偕游，假以词色，明是有作用。这一下能否将她打动，尚不可知。表面上做那诚惶诚恐之状，暗地却用目偷觑，心中本在怦怦乱跳，乍见晚秋秋波莹活，妙目含瞋，春添两颊，大有怒意，心方吃惊，暗忖不好，又见晚秋凤犀微露，樱唇启阖之间，星眼动处，珠泪阑珊，颗颗匀圆，玉露明珠，连翩而下。倏地怒容尽敛，粉颈低垂，雾环风鬓，亭亭楚楚，越令人又爱又怜，甘为情死。知道女子善怀，欲嗔不嗔，似怒未怒，已是情场中最紧要的关头，千万不可放过，便吞吞吐吐凑进前去说道：“人贵知音，晚妹何必悲苦，保重玉体要紧。”晚秋闻言，突的玉容一变，微愠答道：“干你的……”底下“什事”二字未道出口，竟忍不住抽抽噎噎，哽哽咽咽，低声哭了起来。崔文和见她伤心，更不再说别的，也跟着訾澜不止。两人泪眼相看，吞声泣了一阵。晚秋见他相偕悲泪，似有千言万语横互心中，欲吐不敢，神态诚恳，关切已极，不禁大为感动，忍泪说道：“我的事儿，也不瞒你。这里恐怕有人看见，能随我到那边山崖底下，痛哭一场么？”崔文和好似伤心得连话都答不出，只把头一点，伸手想扶晚秋。晚秋妙目微瞋，把身子一侧，又吓得忙缩了回

去。晚秋也没再怪他，当先往左侧僻静崖洞中走去。

那崖洞地介僻远，乃全村盛夏藏酒之所，轻易没有人迹，甚是幽静。二人并肩饮泣同行，刚一到达，崔文和一人洞口，便放声大哭起来。晚秋本为心伤气堵，相邀崔文和来借此地宣泄，当时一切均置度外，并未思索。行抵洞口，忽然想起孤男寡女，幽洞同悲，成什样子。村中虽然一向不重男女防闲，究竟不可过于随便，丝毫不避嫌疑，如被人知，何以自解。崔文和又苦苦钟情于己，倘有非礼言动，虽自问拿得住他，就论本领也不比他弱，闹将出去，终是有口难分，怎的会伤心过来，无故授人以柄。方自临门踌躇，思欲却步，不料崔文和竟比自己还要伤心，一进洞先放声大哭起来，由不得心里一慌，跟了进去，止泪问道：“文哥，我有恨事伤心，你哭些什么？”连问数声，崔文和终于似悲从中来，不可断歇。晚秋也略猜透他哭的原故，为了劝他，自己反倒忘了因何至此。后见屡劝不住，只得佯怒道：“我没见一个男子家这等作儿女态，你到是为了什么？说呀！”崔文和见晚秋满面娇嗔，方始惶急，强止悲声，答了句：“晚妹，我真伤心呀！”一言甫毕，忍不住哭起来。

晚秋连声追问何故，崔文和方始哽咽答道：“我伤心不是一年半年的了。想起从小与晚妹一处长大，彼时年幼，只想和晚妹同玩，不愿片刻分离，也说不出是什么原故。自从年岁渐长，晚妹渐渐视我如遗，而我的愁恨也与日俱增。明知天仙化人，决不会与我这凡夫俗子，常共晨夕，痴心妄想，既是志同道合的至亲，虽不能香花供养，能常承颜色，得共往还，于愿已足。谁知并此而不可得，每念及此，辄复意懒心灰，恨不如死。今日晚妹居然假我词色，相约偕游，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嗣见晚妹悲苦，欲劝不敢，不劝心又焦急，又恐晚妹怪我没有回避，方自惶惶，忽被晚妹看见，竟未见怪，我真感激极了。先只是晚妹难受，无法劝解，忍不住而伤心。后承晚妹约

我到此作陪，一毫没有见外。想起这多年来，一向闷郁在心中的苦处，新愁旧恨，一齐勾动，不由得就发泄出来，再也按捺不住了。”说罢，依旧泣不可止。

这一条哭丧计，果然将晚秋打动。晚秋早听明言中深意，暗忖：人贵知己，萧逸虽好，偏是这等薄情，最可恨可气的，是以自己的才貌，反比不过一个奴养之女，想不到崔表哥竟有此情长，平日任凭如何冷落，始终坚诚不改，看得自己这般重法。论人才虽不及萧逸，要论多情专心和性情温和，就比萧逸强得多了。同为逸民，就是天大才情，有何用处？不如结一知心伴侣，白首同归的好。自己一时任性好强，几乎辜负了他。越想越觉以前对他太薄，悔念一生，情丝自缚，把平日看他不起的念头，全收拾净，反倒深深怜惜起来，已然心许，只是崔文和没敢明求，不便开口，想了想，含羞说道：“文哥呆了，我有什好处，值得你这般看重？经你这一来，我倒不再伤心想痛哭一场了。出来太久，怕娘要找我，先送你回去，有什话日后再说，我不弃你如遗好了。”崔文和闻言，忙把眼泪一拭，望着晚秋，惊喜交集，几疑身入梦境。晚秋见他意态徬徨，似喜似愁，似未敢言，微嗔道：“我虽女子，却不愿见这等丑态，以后再如这样，莫怪我又不理你！还不拭干眼泪，跟我快走，抄小路回去，留神给人看破。”崔文和自然诺诺，如奉纶音。两人都用衫巾把泪拭干，各把愁云去净，同沐春风。出了崖洞，顺由田陇小径，分花拂柳，并影偕归。

行近家门，转入正路，恰值小婢奉了黄母之命，寻了几处未遇，迎面走来。晚秋因二人俱是一双哭红了的眼睛，自己归家无妨，文和却是不便，忙说道：“承你送我到家，盛情心感。今日不让你往家中闲坐，明日再见。你也回家，不要往旁处去了。”崔文和意似恋恋，不舍遽别，又随行了几步。晚秋见小婢已然将近，娇嗔道：“你没见你这双眼睛吗？还不快些回去！”一边说一边高声喊那丫环道：“葵

香，你给我往春草坪去采些花草，我在家里等你。快去！”丫环答道：“老夫人找小姐呢！”还要往前走时，晚秋喝道：“晓得了，快采花去！”丫环闻言回身，晚秋朝着崔文和说了一声：“你安心回去吧！”说罢，往前走去。文和不便再送，立定了脚，一直看她到家，方始回转。这时恰巧全村中人，均在会场贺喜，谁也不曾看见。由此文和常去黄家，向黄母大献殷勤。黄母本因自己前时负气，把事情铸错，惟恐爱女忧急成病，巴不得早早完了向日之愿。文和进行婚事，正是绝好良机。加以黄母年高喜奉承，又见女儿对文和也大改了故态，料已降格相求，于是两下一拍即合，不消多日，便联成了姻眷。成亲以后，文和对于晚秋，自是心坎儿温存，眼皮上供养，爱得无微不至。晚秋志大心高，嫁给文和，原是出于负气，并非真正相爱。一任夫婿如何温存体贴，心中终觉是个缺欠。偏偏萧逸婚后，见晚秋晤对之时，眉目间老是隐含幽怨。回忆前事，未免有些使她难堪，多有愧对，对礼貌上不觉加重了些。晚秋何等聪明，一点就透，越感觉萧逸并非对己无情，只为瑜亮并生，有一胜过自己的人在前作梗，以致误了良姻。

这一来益发把怨毒种在欧阳霜一人身上。她性本褊隘，又有满腹智谋，以济其奸，因此欧阳霜终于吃了她的大苦，几乎把性命送掉。晚秋已是有夫之妇，对文和虽不深怜密爱，却也感他情重，并无二心。只气不服欧阳霜，暗忖你一个奴养贱女，竟敢越过我去，夺了我多年梦想的好姻缘。我弄不成，你也休想和萧逸白头偕老。处心积虑，必欲去之为快。表面上却不露词色，装作没事人一般。先是拉上文和，刻意与萧逸夫妻交欢，过从迨无虚日。起初欧阳霜也有些疑她不怀好意，防备甚严，知晚秋城府甚深，抱着一击必中，中不发发的志念，把假意做得出真情一样，不露半点马脚。背地向姐妹闲谈论，总说崔文和这个丈夫如何多情温柔，自己如何美满，出于

意料等语。日子一久，欧阳霜终是忠厚，一查听出他夫妻端的恩爱非常，不似仍存嫉恨，加以晚秋又善趋奉殷勤，履霜之渐，不由为她所动，疑虑全消，反感她不挟惠挟贵，全无世俗成见。连未嫁萧逸以前，冷嘲热讽，种种身受之苦，都认是异地而居，我亦犹尔，一点也不再记恨。迺把情场夙怨深仇，误当作了红闺至好。晚秋见状，虽知她已入牢笼，但是萧逸和欧阳霜夫妻感情甚深，全都无懈可击，急切间想不出中伤之计，只得苦心忍耐，以待时机。

第二年，欧阳霜有了身孕，一胎双生，男女各一。晚秋在头年，先生有一个女儿，便是那被天门神君林瑞诳去，化身野熊的崔瑶仙。欧阳霜坐月子期间，晚秋借着这个因由，来往更勤，原未安着好心，无奈萧逸精于医道，见爱妻头胎，又是双生，元气受伤，每日在侧照料调治，寸步不离，依就不能下手，还差一点，没被人看出破绽。欧阳霜见她来得太勤，又因外人男子不能进月房，乃夫没有同来，丈夫终日在侧，她也全不避忌，一坐就是半天，有一次从床到镜中侧看她，仿佛斜视自己，面有杀气。想起前事，不禁动了一次疑心，嗣后留心查看，又觉意真情挚，似乎无他，当是眼花错看，也就罢了。晚秋心毒计狠，见害仇人不到，反几乎引起她的疑忌，越发痛恨。暗骂：好个贱婢，我害你死，别还是便宜了你。既是这样，我不使你夫妻生离，受尽苦楚，死去还挈恨抱羞于地才怪。于是改了主意，密筹离间之计。心虽想得好，以萧逸夫妻的浓情密爱，要想使之反目生仇，自比暗杀还难十倍。

晚秋也真能苦心孤诣，稳扎稳打。除心事自家知道外，连乃夫也看不出她有什异图。欧阳霜足月以后，晚秋越从结纳上下功夫，真是卿忧亦忧，卿喜亦喜，只要可讨欧阳霜欢喜的，几于无微不至，而神情又做得不亢不卑，毫不露出谄媚之态。那意思是表示，以卿丽质，我见尤怜，况你伶仃孤苦，家无亲人，你曾寄养我家，我亦无

多兄弟，以前居在情敌地位，譬之瑜亮并生，自然逐鹿中原，各不相下。今则福慧双修，虽然让卿独步，琴瑟永好，我亦相庄鸿案，两双佳偶，无异天成，各得其所，嫌怨尽捐。卿为弱妹，我是长姐，应互相爱怜，情逾友昆，永以为好才是。常言道：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欧阳霜任是聪明，也由不得坠入彀中，受了她的暗算。

萧逸在家中，立一教武场子。晚秋首先拉了丈夫，一同附学。朝夕共处，不觉又是好几年。欧阳霜又生了一子，取名萧珍，家庭和美，本无懈可击。晚秋素仇未报，正在那里干看着生气，背地里咬牙切齿，忽然来了机会。此时村中四面环山，与世隔绝。只有一条暗洞水路，轻易无人进出。也是欧阳霜该有这场劫难，这年清明，村人远祖坟墓，都在原籍，另有子孙留守。葬在村中，最远不过两三代。村众自从隐居入山以来，从未回原籍祭扫过。欧阳霜因为母家寒微，母墓远在故乡，父墓却葬在村中，一时动了孝思，意欲借回籍省视为名，就便将母柩移运来村，与父合葬。想好和萧逸一说，萧逸素来信她，又知她虽是女流，武功着实不弱，自己早就有心回转祖籍一行，只是村中百端待理，无法分身，又无妥人可派。爱妻代往，又遂了他多年孝思，自己一举两得。方打算派两个可靠之人，陪同前往，无巧不巧，当年正赶上出山采办食盐。村中经萧氏父子苦心经营，差不多百物均备，只有盐茶与染料颜色缺少。颜色有无，尚可通融。近年种了些茶树，也能将就取些用。惟独这盐，是日用必需之物，照例先存下六年的食盐，然后不等用完一半，到了三年头上，便须命人出山采办。就便村人想买些城市间的日用之物，也在这时带回。因为人多，用的量多，要做得隐秘，不使外人知道。事既艰难，责任更大。派去的人，非极精细干练不可。每次出发，来接去送，村人视为大典。从来都由干惯这差使的两位村中老人，带上十来名智勇俱全的村人前往。这次两个老手全在第二年上病故，到了第三年

派人时，竟无人敢于应声。

最后萧逸几经斟酌，才决定派崔文和夫妻二人为首，率领以前去过的人同往。由正月十六起身，先将山里产的金砂、药材、布匹，用小舟由水洞暗道，运往大镇集上住下，换成银子，就分班分地，四下采买盐料和用物，到了近山聚集之所，改了包样，或早或夜，偷偷运入山去。行到半途，交给村中派出来等候接应的人。一次采购不完，再采购二次，接二连三，运够了数量，然后回转。总在清明前后，方能把事办完。

这次崔文和和畹秋等一行，为了好强，做得比前人还要妥当。不特带出去货换了大价，带回来好些有用的东西不算，还多出两年的盐用，归期也早在清明以前。可是给欧阳霜也带了一个丧门星回转。这人乃是萧逸的近友，名叫萧元。乃父萧成捷，与萧逸之父同胞。当萧祖归隐时，萧成捷正在大名总兵任上。萧祖与他去信，说世方大乱，全族只留这一支子孙，守着墓田，余者全往哀牢山深山之中隐居避世，定在第二年秋间启行，为期尚有年余，命他急流勇退，率眷还乡，一同归隐。萧成捷功名心盛，不但自己未遵父命，反回一封长禀，说乃父太杞人忧天，些须流寇，算得什么。即有不虞，凭传家本领，也不患保不得身家在等语。萧祖知不可劝，便不再回信。到时率了家族和一千至亲戚友，愿从的仆婢家奴，一同入山隐讫。萧成捷不料乃父如此固执成见，事后也就罢了。过了数年，便因功高不肯下人，受了上司之嫉，亏是得的信早，打点得快，只丢功名，没有危及身家。罢官回去，这才意懒心灰，想到老父之言，几番命人入山打探，终访不出老父家族下落。他守着大片家业，在家享受，本意寻亲，只为相见，不是想要随隐。寻访了几次无踪，又是拉倒。老死时只留下了一个幼子，年纪既轻，又遭世变，好容易挨到年长娶妻，田产已然荡尽，只剩下两顷祭田。又经乃祖禀官，专归那一

房留守的子孙经营祭扫，仗着近族，僇颜到人家吃碗闲饭尚可，打算变卖占夺，却是万万不能。奈何又挨了二十多年，生了一子，尚在怀抱，又因穷极无赖，盗卖祖坟树木，被人发觉，委实在家中存身不得，急切间又无处投奔。他人本聪明，狠一狠心，连那近族私下送给他住的一所房子都卖掉，破釜沉舟，带着妻子，前往哀牢山中，好歹要寻投叔父叔伯和一千族众。好在恶迹不曾败露，做一个世外之人，吃碗安乐茶饭总可办到。

事有凑巧，乃父在日那么连寻多次，不见踪迹。他人山之始，便断定哀牢山千里绵延，隐居必在中下游，挨近蛮苗墟集一带深山隐僻之中，决不会在近城镇处。果然不消数月，便寻到萧祖未移居卧云村时隐居的山谷之中。他见那地方隐僻，山环水绕，土地肥沃，景物幽美，已然动念。后又在丛草中发现汉人用的破茗杯碗盏磁片，洗去泥污一查看，竟有萧家崇德堂制的堂号，益发断定是在近处无疑。他哪知卧云村山环水阻，无路可通，如何能以寻到。左右近百里内外，寻了月余，休说萧家族众，连破磁都再寻不着一片。暗忖萧家族众甚多，人人武勇，况且门徒遍于西南诸省，一呼立至。这里虽有猛兽出没，并无蛮裸生番踪迹。即遇凶险，也必有人逃回故乡报信，邀人来此报仇，不会一个不留，许是换了地方吧？心终不死，仗着乃妻魏氏也是将门之女，能耐劳苦，仍在山中苦找。

这日眼看绝望，无心中走到水洞左近高崖之上。天已黄昏月上，正打算觅地住宿，忽然崖下涧水中有摇橹之声，悄悄伏身往下一看，月光之下，照见崖壁下平空出来一只小船，上面坐定几个汉人，心已猜料几分，还未敢于冒昧，便嘱妻子暂候，偷偷绕下崖去，伏身僻处窥探。也真有耐心，直等了将近两个时辰，才见一双少年男女为首，率领十多人，抬着大包，谈笑走来。到了面前不远歇下，口里唤了一声，涧中小舟上便有五人上岸迎接。女的一个说：“大功

告成，大家都走累了，反正空山静夜，绝无外人，天也不早，回村还不会亮，难得有这好月色，且歇片时再走吧。”说罢，各把背身布袋等取下，踞石而坐，谈说起来。

萧元静心侧耳一听，隐约间听出这股人，正是自己苦寻多日未见的萧家族众，并知众人俱在乐土居住，别有洞天。这一喜真是出于望外，见众人已将起身，哪敢怠慢，慌不迭的出声喊止，纵了出去。崔、黄夫妇还几乎拿他当了外敌，后经盘问明白，又把魏氏唤来相见。村中原有旧规，除原有村人之外，不许再引进一人。崔文和本不主携带入村，偏生畹秋和魏氏同恶相济，又想收为心腹，一见如故，执意带回，说：“萧氏近支，岂能任其在外流露，不许入村的是指外人，自家人当然不在其内。况他夫妇跋涉山川，经时累日，受尽辛苦，偕隐之志，甚坚且诚，更不能拒而不纳。我保他夫妇守规矩就是。”崔文和和村人自不便再说什么，当下带进村去，见了萧逸等人，也是这一套话。人已入村，又是自己人，自无话说。萧元未妻更是受过艰难辛苦，长于处世，不久便得了众人信任。恰巧欧阳霜要回原籍省墓，搬运母柩，千里长途，山川险阻，需要两个适当的人，陪同前往，萧逸正在斟酌妥人，畹秋便举荐了萧元夫妻充任，力说二人志诚忠勇，般般可靠，比谁同去都强。萧逸也觉萧元刚从家乡到来，是个轻车熟路，更难得他夫妻二人俱精武勇，人也干练，果然可以去得，暗笑自己糊涂，眼前有人，竟没想到，立即应诺。

欧阳霜孝思纯切，惟恐此行中罢，但求成行，谁去都可。当下整饬行装，第二日一早，带了金沙和萧元、魏氏一同起程。一路无话，行约月余，回到家乡一看，萧家祖坟经那留守的一房族人经营，整理得甚好。数十年的功夫，单墓田就添置了一二十顷。惟独所见族人，只一提起萧元，多半切齿痛骂，竟无一人说他夫妻好的。欧阳霜未到以前，萧元、魏氏曾更番劝说：“众族骄诈势利，不认骨肉。弟妹